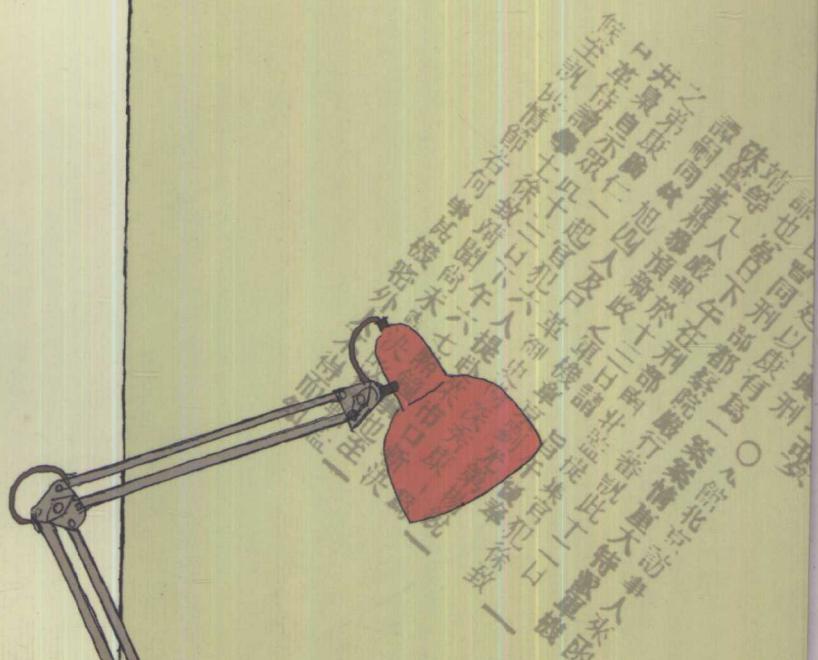


说什么激进

新泉文丛

李书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泉文丛

说什么激进

李书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什么激进/李书磊著 .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
(新泉文丛) ISBN 7 - 5059 - 4206 - 9

I . 说… II . 李…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3367 号

书名	说什么激进
作者	李书磊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 - 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48 千字
印张	10.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059 - 4206 - 9/I · 3277
定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上辑 偶读偶评

重温王韬	(3)
一种背叛	(7)
文学中的孤独	(10)
身材背后的政治	(13)
哈佛如何	(16)
哈佛一斑	(19)
览书忆往	(22)
含混的主语	(25)
文化的自足	(28)
意义何在	(31)
为灌木请命	(35)
地理之乐	(38)
细节与梗概	(41)
北征的景语	(44)
轻描淡写与公共语言	(47)
二月河的真正价值	(49)

目
录

说	恶读	(51)
什	看报纸出击	(53)
么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54)
激	周继鸿《絮语》序	(56)
进	《说文话史》总序	(58)
	《丰塔玛拉》题录	(60)
	夜读偶评：“修辞之墙”及其他	(62)
	游读札记：电影、京剧与方志	(81)
	从春节看文化	(104)
	论急	(109)
	当下看青春	(114)
	方寸已定	(116)
	细节、田野与历史	(118)
	从现实文化语境看《草根的力量》	(121)
	小事情中的大历史	(126)
	反对廉价的浪漫主义	(130)
	闲忆闲读	(133)
	他人写故乡	(136)
	张爱玲笔下的文化史	(140)
	作为文化史料的旧笔记本	(144)
	1954年春夏一个文艺战士的视野	(148)
	偶读明史清曲	(152)
	夜读钱毅	(156)

中辑 论学论世

说什么激进	(161)
初衷重温	(171)

陈平原学术观讨论	(188)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鲁迅	(197)
重看鲁迅批孔	(208)
再造语言	(222)
文化战及其限度	(235)
文化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职业	(242)
一篇读罢头飞雪	(256)
学术社会功能一议	(273)
当代学术三论	(277)

下辑 所忆所历

遥望马料水	(287)
恶水缸	(297)
读书何处	(305)
书买便宜	(308)
奇书偶记	(312)
想古人读书	(315)
求检记	(318)
红薯吃法	(320)
粥说	(322)
村中有风波	(324)
一日游读	(329)
代跋：在祖国经历人生	(332)

上 辑

偶读偶评

重 温 王 韬

1897年，曾对洋务运动有颇多参赞的思想家王韬去世。可以说，他的死标志着旧派的新学与新学家时代的结束，因为就在第二年就有康梁这些新人崛起，他们以更直接的方式干政并以更惨烈的方式失败，中国的文化语境与清王朝的政治处境为之一变。实际上，早在两年前甲午海战后洋务派们就已经过时，并不善酒的王韬晚年纵酒甚至吸毒，心情潦倒。就一代人当下的思想生命与政治生命来说，一场战争、一次政变或一场革命就足以使之兴替；然而，我们今天以史家的眼光来看经过无数兴替的百年历史，所有曾在自己的时代领过风骚的人又都是不死的。在腊月将尽的闲暇中我翻阅从旧书店搜来的王韬的《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王韬当年殷勤论政的书生意气跃然纸上。尽管转眼已经百年，但其实我们今天的生存还仍然没有逃脱王韬所辩论的主题：如何与强大而异己的西方相处。由于这诡异而漫长的共同命运，王韬对于我们就不再是遥远的古人，他的忧与惧都打动着我们的心，对他的重温变成了对我们自己的反省。从任何角度来看，王韬都是一个边缘人：他为官进言自己却并非官场中人；他信仰中国文化而又因特殊的机缘饱知西学；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但不得已端洋人的饭碗，

甚至受本国政府的通缉而远走异国他乡。或许正因为这种边缘地位，王韬才会有过人的通达见识。在晚清那样封闭悖晦的环境中，一个人只要有健全的常识就足以惊世骇俗了。

1858年，英国使节至天津，要求签约允派使驻京，增开牛庄、登州等五口及长江三口，内地游历通商等。钦差大臣桂良奏称和约不可认真，现在可以签，将来仍可视为废纸。6月底签约，7月初咸丰帝批准；到了9月咸丰悔约，严令桂良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两款，至10月又要求取消四款，并命令僧格林沁在天津积极备战；12月湖广地方官不允许英人依约进武昌。王韬当时致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中认为朝廷这样做简直是胡闹：“今朝廷之上，所以待远人者，漫无成见。来则与之和，去则旋背之。受诬愈大，结怨愈深，衅隙之开，将不可终弭。”王韬并分析了皇帝的心理：“窃揣朝廷之意，以为彼以力相胜，我何不可以和滋之，使彼退师而整我备，此古者权宜应变之方也。”这是把西人当成了绝对而永远的敌人，以兵法办外交，所以用上了兵不厌诈的古方。朝廷根本就没有作正常交往的打算。而在王韬看来“尔邦之来中国，在通商不在寻衅……西人通商中国，就目前而观，其志在利不在土地”。因而不能将西人一开始就视为完全的敌人。（后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后又迅而退师，朝廷大为不解，却可以用王韬的判断解释。）在正确的知识与判断下才能对对方的行为作出合宜的反应。王韬并对朝廷拼死阻止外使驻京作了批评：“所请驻京一节，在我国为骇闻，在彼邦乃常事。欧洲以商为国本，凡通商之国，互遣公使，驻居其都，所以总制其事，权归于一，原非有窥向之心。”如果把京城驻使当成是对一国尊严与利益的侵犯就会显得举止乖张。所以在王韬看来“通彼此之情”是至关重要的，而“遇有中外交涉之事，两官相见，数语

即去，遂至畏葸无能者奉命唯谨，刚愎自用者败坏决裂，此皆由以已意妄揣而未熟悉其情也”（《与周弢甫徵君》）。对于西方传媒歪曲中国以及中国人对此的激烈反弹，王韬也看做是不“通情”的结果：“顾同一西人日报也，在欧洲者其言公也直，在东土者其言私而曲。夫彼非甚爱我中国，以无成见也；此非甚仇我中国，以有先入之言为之主，而轻蔑疑忌之心积渐使然也。”他认为最好的应对办法“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则译华事为西方日报者，所以正内情于外也”（《上丁中丞》）。这些话在当时真不乏见的。

“通情”而外，王韬主张将西人当成正常人平等待之。鲁迅后来说中国人将外人不当作禽兽就当作主子，话虽激烈却也中的。咸丰帝签约即背也有蔑视“蛮夷”的心理。王韬引古语说要诚信：“宣尼有言曰：‘忠信笃敬行乎蛮貊’，诚为万事驭外不易之要法也”（《代上丁观察书》）。王韬认为签和约就要遵守，僧格林沁要战也可以，但“当战于未和之前，而不当战于既和之后”（《上徐君青中丞第二书》）。利益之争在所难免，但要按商业规则行事，不能当破罐破摔的破落户。无独有偶，后来当李鸿章出任外交时，曾国藩也以诚信相教诲，也用的是孔子的同一句话。以诚信驭外，往消极里说可以避免吃1860年那样的大亏，悔掉天津条约却又摊上损失更惨重的北京条约；往积极里说是要留得体面与信誉好做生意。以诚信对外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我中华民族是何人哉，目前虽处弱势但其心志不可衰，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自立，也一定能堂堂正正地致强。

这种文化自信心充溢于王韬的文章之中。他将西人之来的挑战看做是天兴中华之兆：“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

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代上苏抚李宫保书》）。这样的豪气，这样的情怀，使我们今天读来仍为之一振。

一 种 背 叛

高考命题是一个民族性的文化事件。由于命题是全国统一的，由于高考是社会阶层上迁的主要渠道，由于考生与将成为考生的学子正处在最容易受塑造的年龄段，高考题乃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指引与文化规范力量，它是影响当代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应引起文化批评家的严重关注。

1999年高考的作文题是诡异的，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对考生经历了12年的语文教育是一种背叛。中小学的作文设计主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而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假若记忆可以移植”要求的则是想像力。现行小学语文课本中有关于想像力的单元，其中的《琥珀》从琥珀中蜘蛛与苍蝇栩栩如生的情状推想当年松油滴下来那一瞬间的情形，我觉得同“看图说话”差不多，所动员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观察力；而另一篇写盲女听贝多芬弹琴仿佛看到月光在路面上跳动，不过是对音乐一种不太高明的诠释，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艺术欣赏中的“通感”，与想像力基本上无涉。从中小学语文教育来看，自由、奔放的想像力不惟得不到有意的培养，而且还受到无意的扼杀。前些年的高考作文题出得都很老实，根本就不去打想像力的主意，如关于断指与截肢的看图作文、对坚韧品质的赞

美，都不违考生所受的“写身边的事、说老师的话”的教育，他们不会觉得突兀、无所适从，因而也不会觉得愤怒。我估计1999年的作文题会让一些考生恼怒的。我在河边游泳时与一位考生交谈，这女孩子用很不好听的话来骂作文题，说“今年的作文题很屎”。她说这个题目“离我们中学生的生活太远”。想观察却没有对象，想模仿又没有范式，是之谓“太远”也。联系现行的语文课程来评论今年的作文题，用兵家的话说这是“声东击西”，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题者有把学生当敌人的心；用儒家的话说这是“不教而诛”，属于一种“暴政”。然而，如果我们用医家的眼光看，这样的作文题又是一剂猛药，该是对语文教育下点猛药的时候了。语文教育是最根本的人化教育，因为语言、情感与精神生活乃是人的本质。该是让孩子与我们自己的精神凭借自由的想像力获得一点解放的时候了，我们束缚自己太久以至于已经失去了对束缚的觉悟。

看了1999的作文题，我特别想知道考生们是怎么写的。记忆移植是一项很尖端的科学课题；无论考生们怎样想像，都避不开对科学成果实际上也即是对科学本身的态度问题。我很怀疑考生们对这个题目可能的内容会有多深的发掘。中小学的全部课程中都贯穿着对科学的绝对肯定与尊崇。数理化是科学自不待言，思想品德、政治与历史课灌输的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语文课也反反复复地宣扬科学，真是科学好，科学妙，要学科学、爱科学，做人要做科学人，做要事做科学事。在课本中科学不仅是工具，还是思想方法；不仅是思想方法，还是行为准则。在学校的语境里，谁要是胆敢怀疑、反对“科学”，那简直就是“另类”。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出来的考生会怎样写今年的作文呢？会写成一篇未来世界的浪漫曲吗？写成科学的赞美辞吗？会不会有人表达某种同科学及科学崇拜相

异（且不要说相反）的态度与见解呢？如果有这样的态度与见解，评阅人会不会评为“严重偏离题意”（评分标准用语）呢？我对于这些问题很好奇，希望参加今年阅卷的先生们能告诉我。

文学中的孤独

我不知道《时装》杂志为什么要找情人节的晦气，偏在这时候要请人谈谈孤独。文化学家揭露说节日背后往往有一个阴谋，节日除了它表面的含义还往往有一个隐密的含义，这话亦可证诸东方的情人节。据说情人节在东方的普及是由商人推动的，巧克力商人。我读过一册美国人办的《俗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993 冬季号），上有加拿大的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助教授克雷顿（*Millie R. Creighton*）谈日本情人节风俗的文章（这些名目使我们感慨“国际化”这东西已经有多么厉害），说跨国巧克力公司五十年代开始在日本推广情人节，巧克力的销量随着情人节的成俗而大增。情侣们的柔情蜜意竟源于商人的生意眼，这想起来的确让人有点不舒服。实际上，想开了倒也没有什么。就连情爱本身也早已成为最火爆的商业，遑论情人节，《时装》杂志大可不必以“孤独”去毒害它。不过，我猜想这里面也有商业，正如情人节是巧克力的卖点，在情人节反其意而说孤独也是杂志的卖点。

在这般商情汹涌的现代又怎么可能大谈“孤独”而不堕入滑稽呢？“予欲无言。”无言倒是实践了孤独，但从业文学而欲无言岂非另外一种滑稽。编辑派给我的题目恰是“文学中的孤

独”，这可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文学天生就是反孤独的；文学本质上就是对人说话，对人说话就是打破孤独。文学最古老的样式是诗歌，是一种歌唱，而歌唱在整个生物界都与求偶求友有关。即使是以孤独为题的文学，当作者向读者歌颂孤独的时候孤独就已经不存在了，真是开口便俗，一说就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视为表现孤独的经典，书名中的“孤独”西班牙文是“*soledad*”，英译为“*solitude*”，据说这个词颇有几分神圣意味，但再神圣的孤独也禁不起这本书“像热香肠一样到处出售”（马尔克斯语）。最后当记者请问：“布恩地亚家族的孤独感源出何处”时，马尔克斯也不得不回答：“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懂爱情。”孤独终于得到一个最便宜的解释与破法。而那些热衷于倾诉自己“孤独”的作家如郁达夫之流，则更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即使是像李白这样的古人，在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时候也并不见他有多少真正的悲怆，他倒更像一个向众人炫耀孤独的“人来疯”孩子。

那么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自足的孤独这回事呢？

至少我是没有见过。被关在单人牢房或者像鲁宾逊那样被弄到一个荒岛上肯定不能说是合群，但却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孤独。尼采倒是想像过一个孤独者查拉斯图拉，并把他写成最有力量者，但那是一个超人而不是人。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叫《孤独者》，但鲁迅还是很现实主义地安排这个“孤独者”死掉了。人们的孤独感当然是真实的，但痛苦的孤独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孤独的憎恶与不容，人们不能在孤独中如鱼得水，圣人也不能。

归根结底还是要随缘，随俗世之缘。情人节还是不要玩孤独的游戏，还是应该和情人约会，如果你有一个情人的话。这